

外国文学家的故事(一)

许嘉利编写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简要介绍了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之间法国、德国、俄国十四个著名文学家的故事。这些文学家，有的为反对封建制度、农奴制度苦斗终生，有的对资产阶级社会里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作了深刻的揭露。他们的作品，有许多已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。他们的故事说明，他们所以取得杰出的成就，主要地不是靠天才，而是长期勤奋学习，向社会学习、向群众学习、向文化传统学习，以及不畏艰苦地顽强奋斗的结果。

外国文学家的故事 (一)

许嘉利编写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5印张 85千字

197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50,000册 定价0.30元

目 录

法 国

莫里哀	(1)
巴尔扎克	(11)
雨果	(23)
左拉	(36)
莫泊桑	(45)

德 国

歌德	(55)
席勒	(66)
海涅	(76)

俄 国

普希金	(89)
果戈理	(100)
屠格涅夫	(111)
车尔尼雪夫斯基	(121)
托尔斯泰	(133)
契诃夫	(147)

莫里哀

(1622—1673)



一六四五年的某一天，法国巴黎的一个监狱里，关进来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。他有一副魁梧的身材，赤红色的脸膛，浓密的睫毛，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极富于表情。使人见了便会想到，他这副生动的相貌，做个喜剧演员倒是挺合适的。这个青年，就是法国十七世纪杰出的喜剧家莫里哀。

莫里哀为什么被关进监狱了呢？说起来话长。他本来的名字叫约翰·巴蒂斯特·波克兰，是巴黎一位有名的室内陈设商的儿子。这个陈设商由于装饰王宫内府有功，当上了宫廷毡厂的总管，还捞到了一个世袭的“国王侍从”的头衔，算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人物。他在巴黎大市场开了一个店铺，还在其他地方设了几处铺面和作坊，日子过得不错，可以说是“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”了。他十分注意教育自己的长子巴蒂斯特，一六三五年把巴蒂斯特送进巴黎一所教会学校——克莱

蒙中学学习，后来又设法替儿子买了一个大学法律硕士的学位。他想，儿子有了法律硕士或律师的头衔，将来无论是帮助人家打官司，还是继承自己的经商事业，都是大为有利的。

可是，巴蒂斯特不这样想。他别出心裁，偏偏爱上了戏剧。小的时候，他常常和一些小伙伴们，到附近的新桥和多芬广场，去看流浪艺人演出民间闹剧和喜剧，有时也跟着父亲到宫廷里去，观看皇家剧团的表演。逐渐地，他对戏剧发生了兴趣。在中学读书期间，他读了许多古希腊、罗马大诗人的作品；罗马大剧作家的剧本，简直成了他的精神食粮。一六四二年一月，巴蒂斯特在法国南部的蒙特弗兰，偶然结识了玛德隆·柏札尔小姐。玛德隆是一个流动喜剧团的著名演员，对发展喜剧事业很有抱负。巴蒂斯特和这个女青年一见面就谈得十分投机，共同的理想使他们一见如故，成了亲密的朋友。他们马上找上几个青年一块儿研究，决意组织一个剧团在巴黎演出。经过一番准备，剧团成立了，名叫“光耀剧团”，一共有九个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巴蒂斯特给自己起了一个舞台艺名，叫做莫里哀。

莫里哀走上了舞台艺术的道路。他哪里想到，走这条道路会有那么多的困难。在旧社会，谁要是当了演员，就算你演技很高，也总被瞧不起，说你是个“戏子”，没有出息。在旧中国是这样，三百多年前的法国也是一样，多数人都认为，演戏是下等人的职业，高贵的人是不屑一顾的。谁要是当戏子，就会被教会驱逐出教。莫里哀倒不在乎出教，因为在中学里，他就读了一些唯物论的书，听了一些宣传无神论的讲演，那些宗

教迷信的思想，早被他抛在脑后了。麻烦出在他父亲身上，听说儿子要当戏子，这位有身份的生意人可急坏了，一会儿骂莫里哀“疯”了，严厉地责备他；一会儿又老泪纵横，哭哭啼啼地哀求他，叫他“改邪归正”。自己百般纠缠还不够，还搬来救兵，请莫里哀的老师出面，劝说这个“不争气”的学生。对有些人来说，碰到这么大的阻力，很可能就让步了。可是莫里哀并不退却。他给父亲写了一封恳切的信，告诉他并不想继承祖传的经商事业，也不打算当律师，希望父亲把宫廷毡厂总管的职务和国王侍从的称号，给他弟弟去继承。而他自己，则要在戏剧的道路上，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

家庭的阻力虽然突破了，社会上的困难还多着呢。别的且不讲，就是在演戏这一行里，那三六九等的差别就够人受的了。在当时的法国，那些有名气的剧团还可以投靠王公大臣，在大城市里作长期的固定演出；不出名的剧团简直象没有家的猫儿一样，只好流街窜巷，混口饭吃，受人的凌辱和歧视。光耀剧团刚刚成立，很被人瞧不起。他们一缺乏演出经验，二没有吸引人的剧目，三又穷得叮当响；在演员里头，除了玛德隆等少数人外，都是些初出茅庐的角色。这样的剧团，根本没办法和大剧团竞争。有时候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演出地点，戏还没开场，就被人轰走了，真是窝囊透顶！转来转去，戏没演上几场，本钱已经花光了。为了维持剧团的生存，由莫里哀出面，东奔西跑，借债过日子。当时的法律规定，还不起债务的人，要蹲监狱。一六四五年，光耀剧团欠了蜡烛商一笔款子，没有还清。蜡烛商把负责“外交”的莫里哀告了，莫里哀就被

关进了监狱。剧团的人东央西求，找来了保人，答应定期还债，莫里哀才被释放。可是没过两天，一个戏剧服装商人气冲冲打上门来，又把莫里哀送进了监狱。剧团里有些演员见大势已去，悄悄溜走了。玛德隆小姐早就为剧团弄得倾家荡产，无法解救莫里哀。莫里哀只好独自在监狱里经受熬煎。

在极其困难的时刻，莫里哀的父亲花钱把儿子赎了出来。父亲再次告诫他，叫他放弃演员这个“卑贱和倒霉”的职业。莫里哀并没有因为挫折和失败，就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决心。一六四五年秋天，他和玛德隆等人一起，参加了老演员查理·杜非朗领导的流动喜剧团，在外省过了十三年的流浪生活。他们经受着千辛万苦，走遍了大半个法国。这十三年的流浪生活，使莫里哀受到生活的锻炼，增长了不少社会知识，学习了民间的戏剧优良传统。当时法国的民间流传一种闹剧，很受群众的欢迎。这种闹剧，是从中世纪的宗教剧演变来的。宗教剧气氛很沉闷，为了吸引人看，中间往往插进一段逗笑的表演。后来，这种逗笑的表演，逐渐发展成了独立的闹剧。莫里哀很喜欢这种闹剧。他吸收这类民间艺术的优点，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喜剧。有一次，他观看一个有名的滑稽演员表演耍口袋，受到了很大的启发。在他后来所写的喜剧《史嘉本的诡计》里，就写了这样一个场面：足智多谋的佣人史嘉本，把贪婪[*l'ón*]、愚蠢的老主人吉隆特骗进口袋，用棍子痛打一顿。这种用最普通的生活素材引起观众发笑的艺术手段，就是受了闹剧的影响。在流浪中，莫里哀熟悉了法国各阶层人民，特别是劳苦群众的生活，为他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

础。他广泛搜集了民间传说、民间信仰、谚语、俗语、民歌，和大量的方言、大众语汇，运用得十分巧妙，在创作中得心应手地给喜剧带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。莫里哀的喜剧，让人看了禁不住哈哈大笑，但是笑过之后，觉得有许多问题值得认真思索。这一切，使他的喜剧突破了古典主义的局限性，达到了思想和艺术的新高峰。

十七世纪的法国，文艺思潮的主流是古典主义。所谓古典主义，就是要求作家在创作的时候，以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经典作品为规范；要求作家颂扬“英明的君主”，而对一般的劳动人民，只能把他们描写得愚蠢和可笑。但是，莫里哀的剧作，却一反这些常规。他没有把平民作为嘲笑的对象，相反地把统治者、贵族、封建教会以及其他剥削阶级放到了滑稽可笑的地位。他明确地说，他的喜剧打击的对象之一就是贵族阶级。他的剧作，有横眉冷对天主教僧侣的《伪君子》、痛斥封建贵族老爷的《唐璜》和《恨世者》、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《怪吝[qīān lìn]人》……。在这些作品里，统治者的形象是那么虚伪、自私和可鄙，而人民的形象往往是聪明勇敢、正直无私，富有同情心。这一点，我们只要举两个例子，就可以看清楚了。

《怪吝人》是莫里哀最优秀的讽刺喜剧之一。在这出喜剧里，作家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守财奴的典型形象。主角阿巴公是一个大商人兼高利贷者，他极端自私自利，把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。他平时省吃俭用，反对女儿穿着打扮，为的是多积几个钱；他为了节省嫁妆费，坚持把女儿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儿；他为了赚取别人的家私，要给儿子娶一个有钱的老寡



阿巴公：“还我的钱吧，
混蛋……”

《怪吝人》插图

妇，他自己想方设法要娶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，还要她带来一笔“陪嫁”；他不择手段地放高利贷，盘剥穷苦人。他总是疑神疑鬼，担心有人偷他的钱。有一次，一个仆人把他的钱匣子藏了起来，说被人偷走了。吝啬[sè]鬼听到了这个消息，绝望地叫喊着：“哎哟！我那可怜的钱啊，我的亲

爱的朋友啊！……你一被人抢走，我的依靠，我的安慰，我的快乐，就全没有了。我算是整个完蛋了。我还活在世上干什么啊？没有你，我简直活不了啦。”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贼，要把所有的人都绞死，如果找不回钱来，他自己也要上吊。他的儿子克雷央特没有钱用，只好去借高利贷，没想到放高利贷的竟是他的父亲。莫里哀通过阿巴公这个形象，辛辣地嘲笑了资产者的爱钱如命，深刻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。

《伪君子》是莫里哀最成功的一部喜剧。在这部喜剧里，作家塑造了一个大骗子的形象，猛烈抨击了封建宗教的虚伪和丑恶。答尔丢夫是一个破落了的小贵族。他披着宗教虔诚信徒的外衣，到处骗人。他跪在教堂里，装出真心祈祷的样子，发疯似地捶打自己的胸脯，狂热地吻着地面。巴黎富商奥尔恭看到了，认为他是一个“圣者”，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，让他穿得舒舒服服，住最考究的房间，吃最可口的饭食，把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告诉他。奥尔恭把他当作“良心导师”，决定解除女儿原订的婚约，许配给他，还把财产完全交给他。可是，这个“圣者”并不满足，他还想勾引奥尔恭的妻子欧米尔。他的卑鄙行为被戳〔chuō〕穿以后，竟凶相毕露地说，奥尔恭已经把财产交给他了，他有权叫奥尔恭从家里滚出去！莫里哀通过



奥尔恭：“为什么要藏在这
张桌子底下？”

《伪君子》插图

答尔丢夫这个形象，深刻地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贪婪狠毒和荒淫无耻，揭露了宗教的欺骗性和危害性。

莫里哀写作和演出这种揭露现实黑暗的喜剧，势必受到反动势力的围攻和仇恨。这种斗争，在一六五八年莫里哀回到巴黎以后，就激烈地展开了。

在回巴黎以前，莫里哀当了剧团领导人，这个喜剧团又改名为“光辉剧团”。由于莫里哀的努力，光辉剧团演了两部成功的喜剧，名声大振，莫里哀也成了有名的喜剧演员和作家。后来，他又积极奔走活动，依靠丹舒公爵的推荐，法王路易十四和太后下令，让莫里哀和他的光辉剧团回到巴黎，到王宫里演出，并把王宫的小布尔朋戏院拨给他们使用。一六五九年十一月十八日，光辉剧团上演喜剧《可笑的女才子》。这个戏大胆地嘲笑了上流社会的可笑和丑行，刺痛了那些贵妇人和贵族老爷的心。他们想方设法要禁演这个戏，还扬言要拆掉小布尔朋戏院，想把莫里哀的剧团赶到街头。这场斗争不过是暴风雨的开始。一六六一年和一六六二年，莫里哀剧团在王宫里的戏院大厅，先后演出了《丈夫学堂》和《夫人学堂》。这两部反对男人的夫权思想、谴责金钱的罪恶的喜剧，轰动了巴黎，也引起了教会、贵族和反动文人的疯狂反扑。他们散布流言蜚语，抛出大量文章，说这两个戏粗俗、下流、淫秽，冒犯了宗教。当莫里哀进行回击的时候，有钱有势的贵人还想派人暗杀他。一六六四年五月，《伪君子》的演出更使教会人士和贵族们暴跳如雷。他们取得了皇太后的支持，找路易十四告状说：“一个戏子和小丑竟胆敢利用舞台攻击宗教”，

声嘶力竭地要求皇上下令禁演。有一个神父还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攻击莫里哀，骂他是“装扮成人”的“魔鬼”，叫嚷要把他投入油锅里活活炸死。路易十四于是下令，把《伪君子》禁演了。莫里哀十分气愤，他向路易十四揭露说：“答尔丢夫之流暗中施展伎俩，赢得圣上恩意，达到禁演目的。”他为了争取喜剧上演，就在细节上作一些改变，把穿黑教服的答尔丢夫改为穿普通服装的巴纽夫，三幕改为五幕。一六六七年皇太后死后，莫里哀再次公演这个剧。可是只演一场，就又被巴黎最高法院下令禁演了。于是莫里哀第二次向路易十四呼吁说，如果国王不支持他，以后再也不写喜剧了。那些反动分子看到莫里哀毫不畏惧，更加疯狂地反对他。巴黎大主教在全区教堂张贴布告，警告说，凡是看过这出戏或听过剧本朗诵的人，统统驱逐出教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莫里哀把自己的剧院关了七个星期，向反动势力表示最坚决的抗议。由于莫里哀毫不妥协，《伪君子》终于在一六六九年再度上演，莫里哀得了又一次胜利。

莫里哀为戏剧事业奋斗了二十多年，在斗争中，他积劳成疾，得了严重的肺病。还有许多意外的灾难，接二连三地落到他头上：他心爱的儿子和二十多年患难与共的朋友玛德隆，先后死去了；一个老朋友突然背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，在路易十四前说他的坏话，想使他再次失败……。这些磨难和痛苦，并不能使莫里哀停止战斗。他象一个优秀的哨兵，坚守在艺术阵地上，在逝世前的两年内，又写出了几部优秀的喜剧作品。在他逝世前几个月，他写出了最后的一部喜剧《心病者》。

这部喜剧无情地嘲讽了伪科学，揭露了那些挂着医生招牌的江湖骗子，和那些轻信骗子的傻瓜。当这部喜剧演出的时候，莫里哀虽然病势很重，但仍然担任了主要角色。他的妻子劝他不要登场，他说：“这有什么办法呢？假如一天不演出，那五十个可怜的兄弟又如何生活呢？”演出的时候，他由于身体十分痛苦，不得不经常皱眉和咳嗽。一个真正有病的人，扮演喜剧里没病装病的人，这是一幕真正的悲剧啊。可是观众并不了解莫里哀的病情，还以为这是他的逼真表演，一个劲儿为他鼓掌喝采。他痛苦到了极点，突然大笑一声，接着便晕倒了。人们把他送到家里，不到四个小时，这个伟大的喜剧作家便逝世了。

他逝世的那天，是一六七三年二月十七日。四天以后的深夜，莫里哀被埋葬了。万恶的教会下令禁止为他举行葬仪，可是成千上万的巴黎平民自动地组成了送殡的行列。他们胸中满怀着怀念和不平，行进在漆黑的夜里。



巴 尔 扎 克

(1799—1850)

一八二八年四月的一天，在巴黎贫民区卡西尼街的一座小房子里，搬来了一位新房客。他不到三十岁，是个大块头儿，两道浓眉下，一对棕色的眼睛显得特别有神，鼻子厚而方，稍大的嘴总是笑咪咪的。他的仪表和神态，不但显露出善良、纯朴的性格，而且也表现了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。他租用了三间房子，其中一间作为书房。安顿下来之后，就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活。

这个青年，就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。他在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日，生在法国的杜尔城。他的祖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，他的父亲却在拿破仑发动对外战争过程当中发了财，成了有钱的官吏和金融实业家。这个暴发户装着一脑子向上爬的思想，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出人头地。巴尔扎克七岁的时候，被父亲送到王多姆学校读书。

这所学校是由教会管理的，老师都是些不学无术的人。巴尔扎克对课程根本不感兴趣，经常偷偷地找些小说来阅读，还写了一些短小的文学作品。一八一四年，巴尔扎克随同全家迁居巴黎。他一面在大学里学习，一面又到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去当抄写员。两年以后，他又被介绍到一个叫巴赛的律师那里去。在他的父亲看来，巴尔扎克给巴赛这样有名望的律师当助手，一旦巴赛告老或逝世，巴尔扎克不是就可以继承他的职业，也成为很有社会地位的大律师吗？但是，父亲的这个如意算盘却不合巴尔扎克心意。他不愿意当律师，而下定决心要当一个文学家。打定了这个主意以后，他就对家里人声明，要改行从事文学创作。

巴尔扎克的声明使他的父母吓了一跳：儿子居然要当一个游手好闲的文学家，让家庭来供养他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，巴尔扎克和他父亲之间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协议。父母决定给巴尔扎克两年的试验期，在这期间，每天给他四个法郎做为生活费。如果写不出东西来，两年过后就要乖乖地当律师。这时候，他家因为经济收入减少，已经搬到郊区居住。他的母亲特地在巴黎为他租了一间冬冷夏热的破房子，当工作室用。她想，当儿子在这里冻得发抖、饿得肚子咕咕叫的时候，就会回心转意，坐到律师事务所的椅子上去了。

一八一九年八月，巴尔扎克搬进了又脏又破的工作室。他坐在一把旧椅子上，立即着手写作。写小说，写戏剧，还是写论文？他还没有拿定主意呢！冥思苦想了一番，便决定选取历史题材，写一部悲剧，取名《克伦威尔》。克伦威尔是十七

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领袖，他打败并且处死了国王，宣布成立共和国，是个赫赫有名的英雄。用这个人物作题材写一个剧本，当然很不错。可是，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，对历史事实和舞台技巧都不熟悉，尤其是那诗体的句法和格律，简直象紧箍咒一样，束缚着他的热情和想象力。他昼夜趴在桌子上，有时一连三四天不离屋子，奋战了几个月，总算把这部悲剧写出来了。他兴冲冲地跑回家里，对家里人和几位朋友朗读他的剧本。他滔滔不绝地一连念了三四个小时，听的人几乎要睡着了。不用说，这个悲剧是失败了。

巴尔扎克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。他想，要安心写作，最要紧的是能够摆脱父母的干扰，用自己写作的收入独立生活。于是，他决定写一些立见功效的作品。他模仿当时流行的一些浪漫小说，来编造出自己的作品。这些小说当然又失败了。大半年以后，他的父母下了一道“通牒”，叫他搬出那间租用的屋子。这意味着，家庭的供给断绝了。他不得不和别人合作，用各种笔名写些平庸的小说，卖给出版商，赚钱维持生活。

看看巴尔扎克这个时期所写的作品吧：主人公是凭空想出来的，情节是虚构的，发生的事件是那么可怕，爱情都是命中注定的……。这样的作品有什么意义！是巴尔扎克没有才能吗？不是。在这些杂乱无章的作品里，有一本随笔集《结婚生理学》，给人们画了一幅幅生动的资产阶级与贵族的生活图画，表现了作家的现实主义才能。可是在金钱统治一切的社会里，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不容易被人赏识的。那时候最流行的，是那些在客厅里念给阔太太消愁解闷的作品，巴尔扎克

的才能还没有施展的机会。况且他连肚子也填不饱，哪还能静静地坐下来写作呢？一八二五年春天，巴尔扎克为了维持在巴黎的生活，决定投笔从商，去当出版家，出版莫里哀等法国古典作家的作品。他依靠朋友与合伙人的帮助，聚集了必需的资金。但是这个外行的出版家尽受人家的欺骗，很快就失败了。紧接着，他又当了一家印刷厂的老板。他想经营全套事务，自己写书，自己选编，自己印刷，自己出版。但是，不管他如何拚命挣扎，也还是失败了。从此开始，他欠下了不少债，而且债务越滚越大。到一八二八年，他欠下了九万法郎的巨额债务，每年单是利息，就要付出六千法郎。大量的欠款压得他透不过气来；警察局下了通缉令，要把他拘禁起来；债权人半夜三更来敲门，不让他有一刻安宁。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他只好隐姓埋名，躲进了卡西尼街的那所四面透风的小屋子。在那里，冬天没有煤火，面包是上顿不接下顿。但是他对这些并不在意，依然精神饱满，每天到附近图书馆去读书，或者去找男女工人谈天。几年来在巴黎社会的奔波，同各种人物的交往，使他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里，亲身体验到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的万能。这段经历，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丰富的生活基础。

在这所不为外人所知的屋子里，他冷静地思考着：多年来，自己游移不定，今天干这，明天干那，根本就没有集中精力钻下去，从事文学创作。他决心要和那些最著名的文学家较量一下，超过他们。他丢开了粗制滥造的写作态度，开始严肃认真地进行写作。他打算写一部小说，反映法国一七九